

初中學生文庫

中國民族英雄列傳

第二冊

編者 韓 槩 范 作 乘



中華書局編印

標商冊註



民國二十五年六月發行
民國二十六年八月再版

初中學生文庫

中國民族英雄列傳（全二冊）

◎ 第二冊實價國幣一角六分

（郵運匯費另加）



編者

韓范 作 乘裴

發行者

中華書局有限公司
代表人 路錫三

印刷者

上海澳門路
中華書局印刷所

總發行處

上海福州路

中華書局發行所

分發行處

各埠

中華書局

中國民族英雄列傳

第二冊

目次

頁數

| | |
|-----|----|
| 李綱 | 一 |
| 宗澤 | 四 |
| 韓世忠 | 七 |
| 劉錡 | 八 |
| 吳玠 | 一二 |
| 吳璘 | 一二 |
| 虞允文 | 一四 |
| 張世傑 | 一七 |
| 陸秀夫 | 二〇 |
| 文天祥 | 二二 |

目次

目次

頁數

| | |
|-----|----|
| 鄭和 | 二六 |
| 于謙 | 二八 |
| 熊廷弼 | 三二 |
| 袁崇煥 | 三六 |
| 史可法 | 三九 |
| 閻應元 | 四三 |
| 黃道周 | 四五 |
| 夏完淳 | 四七 |
| 瞿式耜 | 五〇 |

鄭成功……………五二

張煌言……………

葛雲飛……………五七

洪秀全……………六〇

李秀成……………六二

劉永福……………六六

馮子材……………六九

左寶貴……………七二

聶士成……………七四

黃興……………七七

陳其美……………七九

中國民族英雄列傳

第二冊

李綱

北宋末年，政治腐敗，國防廢弛；等到金兵大舉南下，一班當國的人，平日爭權奪利，儘有方法，大敵當前，卻都束手無策，守土的將士，又都抱着個不抵抗主義。當金兵渡黃河的時候，在黃河以南的官兵，竟望風而逃，任令敵兵一船一船，很從容的渡過岸來。金兵看到這樣情形，譏笑着說道：『南朝可說是簡直沒有一個愛國的人，倘使有一兩千人守在河邊，我們那得這樣容易的渡過來呢！』

那時政府既沒有抗敵禦侮的準備，他們惟一的計劃，自然祇有割地求和、遷都退避。就中只有一李綱不愧是個民族英雄。他憤激地說：『祖宗

給我們的土地，應當努力死守，萬不能把寸土尺地放棄給敵人！』他對於遷都，尤其反對。當金兵渡河，朝臣請欽宗退避襄鄧，他便力持不可，他說：『城池再比都城堅固沒有了。現在百姓都在這裏，我們跑到那裏去！』欽宗要走，他便拚死用身擋住。隔了一天，欽宗又要走，他連忙叫着禁衛軍問道：『你們都情願跟着皇帝跑嗎？還是情願死守？』兵士們齊聲應道：『情願死守！』於是他又向欽宗說：『怎樣有這般忠勇衛國的兵士，還怕甚麼！況且我們能走，金人就能追，一樣是危險，何如死守！』欽宗才給他說得覺悟了，下命令說：『再有說去者，斬！』軍民聽說，都感動下淚，大呼『萬歲！』李綱就親自指揮佈防應戰，把金兵斬殺了幾千人；金人知道他們已有戒備，只得退兵；一面要求開和平會議。欽宗一聽到金人居然有和意，覺得正中心下懷，便差李撝前去出席。李綱說：『不好！國家安危，在此一舉，李撝懦怯，恐其誤國，不如我親自前去！』欽宗怕他去，和議要不成功，不聽。果然金人便

開列了許多無理要求，如「賠償兵費金子五百萬兩，銀子五千萬兩，牛馬一萬頭，綢緞一百萬匹，」還要「尊金帝做伯父，割讓中山、太原、河間三鎮，送親王宰相去做抵押。」啊！條件多麼苛刻，李掄一點不爭，帶了這些條件就回來。李綱聽了，直氣的兩眼翻白，就一萬個不答應，力主嚴行拒絕。可是這時漢奸李邦彥等力主和議，終勸欽宗屈服於這嚴酷無理的條件下完全答應了金人的要求。

可惡的漢奸李邦彥，他又和金人說：『主張用兵抵抗的，完全是李綱一班人。』於是又順從金人的要求，把李綱罷免，向金人道歉謝罪。這時候的一般民衆，真氣憤得連血管都要爆裂了。於是有一個太學生陳東倡議反對，民衆自動前往加入作示威行動的有好幾萬人，形勢洶洶，喊着「要求把李綱復職」的口號，震動天地。政府見民衆這樣的熱烈，總算把李綱回復了原職。

宗澤

金人打進太原，兩河地方的官吏，都畏難逃避。只有宗澤，他奉了政府的命令守磁州，便單騎去赴任。他以為我們受了國家的俸祿，當這危難時候，正應該保衛地方，豈可因難逃避。既到了磁州，便修理城池，製造軍械，招募義勇軍，實行他保衛地方的政策。同時上書政府，主張叫磁洛邢趙相五州地方，各練精兵二萬人；倘其中一州被金人侵略，其餘四州皆出而援救。政府很贊成他的計劃，即拜他為河北義兵都總管；不久，更拜他為副元帥。這時，金人圍攻汴京很急，宗澤到大名去要求元帥康王，合兵去救。那時政府卻有與金人議和的意思，宗澤很不以為然，對康王說：『金人狡猾，故意想遲緩我們的救兵。我們趕快開拔軍隊，萬一金人變計，我們兵到城下，就不怕他了。』可是康王不肯，叫他先走。澤帶了孤軍，到開德，沿途和金

兵連戰十三次，都戰勝。無奈各路的救兵，都不肯來。所以進兵到衛州時，前後都是金兵的營壘，他自己部下的兵士們，也不肯上前去了。澤遂下令道：『我們到此地位，進退都不免一死，惟一的安全辦法，便是死裏求生！』兵士大爲奮勵，與金兵戰，無不以一當百，金兵大敗，退走數十里。可是汴京終因沒有救兵，已被其他的金兵攻陷，徽宗、欽宗也被擄而去。宗澤想追上去，可是各路援兵，仍舊不來。『獨木難支大廈』，只得到南京去見高宗，（即康王）請求派兵恢復失地。高宗不聽，同時政府中人，反議割地與金，澤又上書力爭不可，而且責備政府，爲甚麼不肯出兵。政府以金兵雖去，還恐再來，開封靠近黃河，形勢險要，就拜他爲開封府尹，留守京城。澤威望素著，到了開封，便招降許多大盜，連絡河東、河北山水砦忠義民兵，在京城四壁及城外沿河一帶，築了堅固壁壘及連珠砦，造戰車千二百乘，以圖恢復。建炎二年，金將兀朮侵略白沙地方，距汴京很近了，一時人心惶惶，他的部下也

來問他怎樣的抵抗，澤正在和人圍棋，笑道：『何必恐慌！劉衍等在外面，自能抗敵。』一面當即選數千精騎，在敵人後方埋伏着。待金兵與劉衍交戰的時候，伏兵一齊出來，前後夾攻，金兵果然大敗，渡河而逃。這一來，金兵一時不敢再犯京城了。

宗澤聲威日著，金兵稱他爲「宗爺爺」。他前後上書南京政府，共二十餘次，總是勸高宗回京，出師討敵，爲國雪恥等話。但是政府始終抱不抵抗主義。澤氣極了，鬱鬱成病，背上發了背疽，痛得很厲害。可是諸將來問安時，澤還是提起精神說道：『我因國恥未雪，所以積憤成疾；只要你們能够殲滅敵人，我雖死也無恨！』諸將都爲他流淚。澤因念着兩句詩道：『出師未捷身先死，長使英雄淚滿襟。』到了第二天，病勢越重，臨終的時候，還不肯忘掉國家，大呼三聲：『過河去！過河去！過河去！』他的意思，就是要渡過黃河去打金兵。

韓世忠

當金軍渡淮而南，著著侵逼，宋高宗已經到了退無可退的地步，從明州更逃往溫州；那時韓世忠的軍隊駐在松江、江灣、海口一帶，巴巴的等着金兵回來經過的時候，加以攔擊。不料金兵改變了行軍的道路，竟從秀州到平江退歸。世忠知道了，便把軍隊移駐鎮江，在焦山寺和其他險要的地方佈防。等金兵一到，就一齊起來應戰。這時他的夫人梁紅玉，在戰船上親自擂着戰鼓，指揮軍隊進攻。金兵大敗，金將兀朮，見渡江不得，戰又不利，便請求休戰，情願將所掠得的財物，全數留下，作爲通過的酬謝品。世忠不許；又加送他許多名馬，又不答應。這樣相持了好幾天，世忠利用將士的長於水戰，把金兵的戰艦，擊沈了許多。兀朮沒法，要求和世忠當面談判。可是世忠提出兩個條件：（一）還我侵占的土地；（二）把擄去的徽欽二帝立刻送還。兀

兀朮見要求無望，便用重金收買漢奸，得到了破海艦的獻策，世忠終於給他反攻失敗。但是世忠部下只有八千兵，和金人十萬大軍對抗，竟支持到四十八日之久，也很不容易了。從此以後，兀朮竟不敢再渡江來攻。

後來世忠又在揚州大敗金人，用的也是奇兵襲擊的戰略。他所擔任防守的地方，是江淮一帶。祇要有他在軍中，金人便不敢侵犯他的防地。他主張用兵力收復失地，竭力反對和議，因此與秦檜意見不合。自岳飛主戰被慘殺以後，他知道不能實現他的政策，就抱了消極態度。把官職辭掉，實行他的「解甲歸田」。他常常騎了一頭驢子，帶着幾瓶酒，在西湖上喝酒看山，很幽閒的過他在野的生活。死後封爲蘄王。

劉錡

劉錡是南宋初年和韓世忠、岳飛齊名的一員大將。當他奉命爲東京

副留守時，率領部下的將士，從臨安開拔，渡長江，涉淮水，到了渦口地方，忽聽得金兵違約，大舉南下，將取東京。他連忙棄船登陸，兼程前進，到順昌府城下，又接到諜報，說是金兵已入東京。他就在順昌安下營寨，佈置防守的工作。

那時他部下本來是王彥的八字軍，都帶有家眷；一聽到金軍的強悍，大家都未免害怕，竟有人主張退兵，用精兵來掩護婦孺，乘船南歸的。劉錡聽說，瞪着眼睛，握起拳頭說：『說甚麼！我們只顧自己嗎？國家養我們做甚麼用？如今明明有城可守，爲甚麼要退？再有人說這樣的話，我就以軍法從事！』隨即下令把所有的船，都沈了，準備決死，不再歸去。再把家眷都安頓在寺廟中，外面都堆滿了柴草，吩咐他們一聽到敗訊，便放火自殺。兵士們一看到他這樣決死奮鬪，也就個個抱了必死的決心；男的登城去防守，女的都去磨刀劍，預備和金人拚命。可惜，這時城中戰守的工具都很缺乏，他

可也不管，把所有的門窗、破車，都拿來做障礙物，再把城外的民房幾千家，一把火燒了，免得被敵人利用。

他費了六日工夫，佈防完畢，金人已經渡過潁河，把順昌城團團圍住。他便派遣了一枝兵包抄敵人的後方，殺傷了許多金兵。但金兵的生力軍三萬人又到了，他不但將金兵攔在心上，並把四面城門大開。這一來，金兵倒沒了主意，不敢走近來。他窺破敵人的軍心，立即用強弩射敵，更另派步兵邀擊，大殺一陣，殺得金兵紛紛墮河而死，不計其數。可是金兵卻越來越多，一連把城圍了四天，他在夜間命令五百名敢死隊，人人備了一個竹做的哨子，匍伏前進。這時天將雷雨，電光四射，真妙極，他們竟利用天然電光作探照燈，電光一亮，衝殺一陣，認定有辮子的——因金人都結髮辮——便砍殺；電光一息，卻又散開。這些人的集散，都用吹哨子爲號；哨子一吹，立刻集合，又一吹立刻散開，金兵不知道他們有多少人馬，又不知他們人

馬在那裏，以致陣線大亂，自相殘殺。劉錡率兵乘機進擊，一直衝殺到十五里外，金兵幾乎全軍覆沒。金將兀朮在汴聽到這個消息，立刻帶大兵十萬來援。當時曾說着大話道：『我們解決劉錡，真和用靴尖一踢那麼容易！』

大戰開始了，劉錡暗地在河裏散布了毒藥，一面命令軍士，只許用斧砍殺，口裏不准有一些聲響。指揮官韓直，身上被射中了好幾箭，依舊拿刀奮力衝殺；兵士們都作殊死戰，只有前進，沒有後退。金兵又大敗，殺得屍橫遍野，血流成河。當時金兵頭上戴的都是鐵盔，身上穿的都是鐵甲，所用的騎兵，叫拐子馬，又號常勝軍，是金軍中最精銳的勁旅，平時不肯輕易出動，兀朮自恃有這樣必勝的把握，所以敢說大話。不料這一次，竟致精銳喪盡。他祇得逃歸汴京，把在燕的所有珍寶，紛紛往北方搬運，預備將燕以南的地方放棄。後來金主亮南下的時候，還不准提起劉錡的名字，恐怕搖動軍心。劉錡的餘威，一至於此。

吳玠 吳璘

金人侵略中國，共有三路：岳飛和韓世忠，都是抵擋中東兩路的；還有西路——川陝，關係也很重大，抵擋這一路的，就是吳玠、吳璘兩弟兄。

建炎四年，金人打進富平，四川震動。吳玠、吳璘便收集散兵，保守和尚原。這時政府消息不通，人心混亂；一般奸人，想乘機劫了他倆去投降金人。玠知道了，當即召集將士，勉以忠義衛國的道理。將士們個個感泣，情願死守；鳳翔地方的民衆，也都拿了糧食，助作軍餉，因此吳玠的軍勢一振。紹興元年，金兵在北山下挑戰，吳玠祇命將士暫時堅守。——原來和尚原是一座高山，山間路狹，又多石子；金人善用騎兵，不便馳騁，便祇得棄了馬，徒步上攻；吳玠立刻命將士出擊，金人大敗。適值天又大雨，風雹交作，金人祇好完全退去。金人自出兵以來，戰無不勝，經此挫折，決計報復。遂派大將兀朮，

率兵十餘萬來攻。兀朮在渭水上造浮橋，連營築城，準備長期攻守。玠命兵士用強弩射去，金人稍退；再用奇兵從旁抄襲過去，斷絕金人的糧道。金人不能支持，預備退走，不料玠、璘預先在神岔地方埋伏着兵士，待他們到了，一齊出擊。金人大敗，兀朮身上被中兩箭，恐被宋兵認識，連忙剃去鬚鬚，單身逃走。

可是和尚原距離四川太遠了，玠深恐金兵間道進襲，就命璘去守仙人關。果然兀朮帶兵去攻仙人關，鑿山開路而進。這時玠因璘還在階州，自己先派兵去抵當；不久，得了璘的來信，說仙人關前面闊遠，後面有險可守，應該再修第二重關。玠當即照辦。這時璘的兵也已開拔，沿途與金人轉戰七日七夜，才到了仙人關，與玠兵會合。金人用雲梯來攻，被宋將楊政用撞竿撞碎，再用長矛刺去，金人便不敢上來。將士們因金人來勢凶猛，勸璘到別處去保守。璘拔刀劃地，說：『死也要死在此地，敢言退者，斬！』金人又分

兩路來攻，璘率軍左右抵禦；實在支持不住了，當即退守第二重關。

金人生力軍又到了，他們的身上都被兩重鐵甲，各人用鐵鈎連住，弔上關來。璘命兵士用強弩如雨一般的射去，金人死者如山；後面的金兵就在屍堆踏上來，窺測關內的虛實。第二天，金人攻西北樓，宋將姚仲登樓與金人大戰，樓漸漸動搖起來，當即用繩牽住。金人拿火來攻，仲用酒器擲下去，將火撲滅。這一來，金人再無計可施了。玠即命兵士拿了長刀大斧，衝入金營，金人大敗而逃。——金人此次攻宋，元帥以下，都帶了家眷同來，以爲一定可以打進四川；偏偏碰着一個銅牆一個鐵壁的兩兄弟，終於大失所望。

虞允文

紹興十一年，宋金和議成功之後，中國暫時無事，過了二十年，金主亮

突然野心勃勃，違反條約，親率大軍六十萬侵宋，渡過淮水，直到長江。那時宋將王權被金兵所敗，退屯采石。政府便派虞允文到蕪湖去，迎接李顯忠到采石來，接收王權的敗兵，以謀抵抗金人。

允文一到采石，望見長江北岸都是金人，好像就要渡江來了。這時王權已去，顯忠未來，權的敗兵，三五成羣，坐在路旁，不知大難之在目前。允文心中十分焦急，以爲坐待顯忠，必誤國事。他便招集敗兵，勉勵諸將道：『現在國難當頭，這個抗敵的責任，政府雖不會叫我來負擔，但我怎麼可以迴避呢？』他於是布置軍事計劃：命諸將排列大陣，在岸上不動。將兵船五隻分開：中流一隻，東西兩岸各一隻，還有兩隻埋伏小港中，以備不測。布置才完，金人兵船數百隻，已衝過來了。允文命自己的兵船稍爲避開，待金人到了中流，一齊上前與金人大戰。允文先用別的船衝過去，將敵船撞沈了許多。可是金人還不肯退，繼續接戰。允文再派別的兵船繞出山背，斷他們的

歸路。金人以爲中國救兵開到了，紛紛逃去。第二天，金人又行進攻，又給允文殺得大敗。三百隻兵船，完全被允文用火燒毀。從此金人不敢再來，祇得退到揚州去了。

允文以爲金人到了揚州，京口一定危險。當即帶兵到京口去防守，在對面的滁河口，也分兵守住，以保長江。又造了許多戰艦，命戰士在江上行駛，回繞金山三周以示威。金人見他們守備堅固，終於不敢輕進。允文無事的時候，便去拜訪軍界耆宿劉錡，錡很佩服他，慰勞他說：『國家養兵三十年，不曾出過一點力。想不到像你這樣的一個書生，居然建立衛國的大功。我們對了你，也要慚愧呀！』

金主亮因屢次失敗，被他的兵士所殺；金人即遣使到中國來要求議和。允文勸政府拒絕，以爲不如趁此機會，恢復國土。政府便叫他去做川陝宣諭使。允文到了四川，又與吳璘克復了陝西許多州縣；可是政府不要，祇

叫他們退守四川。允文上書力爭，以爲陝西一棄，金人窺四川的機會越多，中國豈不是又要受他的侵略嗎？隆興二年，和議成功，政府又議割唐鄧海泗四州地方給金。允文這時做了湖北京西宣撫使，又上書力爭，以爲唐鄧是荆襄的門戶，中原重要之地，決不可棄的。可是政府存心苟安，那會聽他的話呢！

張世傑

宋朝度宗時，元人大舉南侵，長江以北一帶的要塞重城，雖有駐兵防守，但是他們一遇元兵，有的戰敗而死，有的不戰而逃，有的便獻城投降。竟使元兵如入無人之境。那時四方告急文書如雪片飛來，丞相賈似道，卻都擱置不理。江漢間的重鎮襄陽，已被元兵圍困三年之久，兀自不見一個援兵，到這時也祇可開城投降。

襄陽一失，元兵以爲乘勝東下，勢如破竹，不難直趨臨安。不想橫刺裏來了一個忠勇衛國的張世傑將軍，他帶了五千精兵，扼守鄧州地方。鄧州是出長江的必由之路，隔着漢水有兩座城池。世傑用了很粗的鐵索，橫江封鎖着，兩岸排列着火礮強弩，又在重要的渡口，分段放哨，設置相當防禦；元兵奮力來攻，竟不能越江一步。後來元兵依着漢奸的引導，抄襲間道，將漢水南岸的新鄧城攻破；新鄧一破，隔江失了連絡，世傑祇好帶了部下兵士撤退。這時政府也正有緊急命令召集諸將來京，於是世傑急急從江西退至浙江，去拱衛京師。

後來元兵長驅直入，逼近臨安，政府諸公都主張投降，世傑堅請皇上和太皇太后等航海暫避，再圖恢復，自己願領兵和元人背城一戰。不想那時丞相陳宜中存心賣國，不聽世傑的計劃，竟差人捧了傳國寶璽去投降，他自己卻一溜煙逃走了。世傑沒法，只得率領兵將，退守定海。不多時，他又

趕到福州，擁立益王是爲帝，來延續國家一線的命脈，表示宋朝並沒有亡，並藉以號召天下的忠義民兵，共謀恢復。可是這時臨安已破，各處的叛臣降將，竟引了元兵追蹤攻襲。世傑又祇得奉了益王，流離在東南沿海中的島嶼上，徐圖恢復。

後來益王不幸死了，世傑又奉衛王昺爲帝，轉戰到了崖山。世傑因牠形勢很險，預備死守，將一千隻大船用索連結，擺成一字長蛇陣，外用木柵圍住，中間也用大船排成，成了一座很堅固的船城，爲益王居住之所。元兵聞知世傑死守崖山，又舉兵來攻。不幸那天驟起狂風大雨，昏霧四塞，世傑應戰失利，他就斬斷船索，領了十六隻船殺出一條血路；等到收兵一檢點，才知衛王已經投海。一霎時颶風大作，世傑遂登舵樓，望空說道：『我爲國家也算用盡心力了，一君亡再立一君，現在吾君又亡了，難道真是所謂天意嗎！』說猶未了，一個大浪，直撲坐船，世傑竟從舵樓墮海，和南宋的國祚

同歸於盡了。

陸秀夫

元兵既破臨安，羣臣們奉了益王逃亡在東南沿海海上；諸事草率，非常可憐。羣臣中除了張世傑忠義奮發，和元兵抵死力戰外，還有一個文弱沈靜而深明軍事政治的陸秀夫，輔佐益王，在流離顛沛中籌畫一切。

不幸，益王在海上受風，得病死了。羣臣們眼看大勢已去，恢復無期，都想散去，別尋出路。秀夫看着這種情形，非常悲憤，就很激昂的對他們說道：『皇上雖然死了，難道我們國家也就此算亡了嗎？現在度宗皇帝還有一個兒子，請問諸位將他怎樣處置？何況古人曾有祇靠一成一旅的地方兵力，居然能將國家中興起來。現在我們百官都齊全，士卒還有數萬，倘然天不絕宋，我們有這種憑藉，難道不能創立國家，共圖恢復嗎？』羣臣們聽他

這樣一說，大家默默無言，於是共立衛王昺爲帝，預備和元兵作不斷的抵抗。

當張世傑死守崖山的時候，秀夫外籌軍旅，內調工役；雖在國難緊急期中，他還天天寫了大學的章句，替九歲的衛王講解。等到張世傑兵敗崖山，全軍大亂，秀夫急忙跳到衛王的坐船上，希望領出衛王，逃到安全地帶。但是坐船很大，急切不易行動，元兵又四面圍將攔來，喊殺震天，海水飛騰。年幼的衛王已嚇得兩淚直流，宮人們和羣臣的眷屬也都緊緊的圍着大哭。秀夫眼看這種悽慘情狀，心想到此已萬難脫走，就拔出寶劍，在人叢中將他自己的妻子，一個個先行驅逼入海；然後收劍對衛王道：『國家到這樣地步，陛下應當爲國家而死！我想從前德祐皇帝（卽宋恭宗）投降敵人，已經受了很大的恥辱；陛下這時萬難再受恥辱！』秀夫說罷，也不待衛王答話，竟上前將他抱起，大叫一聲，分開衆人，一同跳入海中。一時宮人臣

子們也都紛紛跟着跳海而死。

文天祥

賈似道督師江上，士無鬪志，紛紛不戰而潰；元兵盡得江淮諸地，直薄建康，建康守將也棄城而逃。於是臨安非常震驚，政府不得已下緊急命令，徵調天下各路兵馬集中京師。

命令到了江西，文天祥正在贛州，接讀了這緊急命令後，立刻下令招募各地方的忠義豪傑，並差人去招集深山窮谷中的勇悍苗民。不多幾日，四方紛紛應募的竟至一萬多人。天祥就一面加緊將這些人訓練成軍，一面又將他自己所有的家產拿出來，盡數充作軍餉。一時全部兵士都願同赴國難，和敵人拚死。這時天祥有一個朋友出來勸他說：「元兵驍勇善戰，攻無不破，現又分兵三路入寇，聲勢浩大。你用一萬多沒有訓練的民兵去

抵抗，這如趕着一羣羊和猛虎去搏擊，有甚麼用呢？我勸你還是靜待機會，再行出發吧！」天祥聽了，非常悲憤，就回答道：「唉！我也明知道是不濟的，不過國家養育我們了三百多年，現在正當十分危急的時候，徵調天下的兵馬，竟致沒有一個兵一匹馬到京師，這真使我憤恨極了，所以我不自量力，願將身家性命和國家同盡！或者天下忠義的人因我的號召，都能奮起救國，齊心殺敵，那我們的國家還可保全於萬一哩！」

天祥帶了一萬多的忠義民兵，日夜疾馳，到達臨安。他就上書政府，條陳戰守的策略，政府卻不聽他。不多時，江南要隘，又紛紛失守，元兵非常神速，已到了臨安的近郊。天祥又請和元兵背城一戰，以戰爲守。政府又不聽，反使他以丞相名義，到敵軍去講和。天祥不得已到元軍，和元將巴延談判和議條件；巴延見天祥忠義奮發，強硬不屈，又叫宋朝的叛臣降將去勸他投降。天祥一見他們，就破口大罵賣國叛逆，並說：「我文天祥已抱着『國

存與存，國亡與亡」的決心，要殺便殺，不必多言！」巴延聽了，不覺吐舌大驚，連稱『好男兒！好男兒！』因此他就存心留住天祥，不肯放還，要帶他北上。後來天祥竟乘隙帶了十二人逃回，沿途受盡驚慌，吃盡辛苦，經過十幾次的身命危險，好容易逃過長江；在途中又聽到臨安已破，二王已逃到溫州的消息，天祥不禁望天大哭，連夜航海，追尋到溫州。

這時益王已在福州即位，就任命天祥爲都督，使從江西督調各路軍馬，並招募江淮閩浙等處的忠義豪傑。一時各處義勇軍，風起雲湧，都派代表來受天祥的調遣。天祥居中調度，派兵收復失地；自己又親上前線指揮，從福建轉戰到江西廣東，和元兵大小數十戰，牽制得元兵應接不暇，疲於奔命。無如元兵勢盛，又有一般降將在後方擾亂，各路義勇軍，又欠聯絡，於是天祥屢遭挫敗，只得退守潮州。不防漢奸張弘範又率兵來掩襲，天祥倉卒不及應戰，竟又被捕。

張弘範捉了天祥，就將他監送到北京去，途中天祥曾吞毒藥求死，又餓八日不死。不久，崖山失守，衛王殉國，弘範勸他投降，天祥對他笑道：「國家亡了，我不能救，我雖死了不足以贖罪，那裏還可以不死呢？」天祥到了北京，元丞相博羅對他非常優待，又問他爲甚麼擁立二王？天祥慨然道：「那時我以國家爲重，君爲輕，立君卽爲國家計，君主存在一日，就是國家存在一日，我也就得盡一日的責任。」博羅又問：「那時候你明知大勢已去，不可挽救，你又何必勉強去幹？」天祥道：「這比方父母有疾，雖不可救治，做兒子的決沒有眼看他死，不去下藥之理；那時我只知盡我的心，盡我衛國的責任，到了無可挽救的時候，我只有一死報國，又何必多問！」

天祥在北京拘留了三年之久，他始終不肯屈辱；元人沒法，又不敢放還，只得將他殺了。天祥臨刑的時候，在他的衣帶上有幾句絕命詞：「孔曰：『成仁，』孟曰：『取義，』惟其義盡，所以仁至。讀聖賢書，所學何事？而今而

後，庶幾無愧！』我們讀了他的絕命詞，再想到他一生奮鬥的事業，真不愧是一個民族英雄。

鄭和

鄭和是明成祖時的太監，——在皇帝左右執雜役的人——因他小字三保，所以世人稱他爲「三保太監」。明朝初年，有所謂「三保太監下西洋」的盛事，便是鄭和所幹的偉大事業。

原來那時所說的西洋，就是現在的南洋和印度洋一帶，其間有許多荒蕪的島嶼，錯列着人種不同的小國。他們在明代以前，有的雖曾經來中國朝貢，但自蒙古族的元朝入主中國後，早已與漢族斷絕國際關係了。明成祖永樂三年即公元一四〇五年，鄭和奉了成祖的命令，帶了二萬七千八百人，分乘了六十二艘大船，——那船長四十四丈，闊十八丈——浩浩

蕩蕩，從蘇州劉家港出發，沿海南下，到達占城，以次徧歷西洋各國。和所至出示天子的詔諭，宣布漢族的威德；而且以金帛等物，賞賜各國酋長，叫他們服從中國；假使其中有不服從中國的，和使用武力對付。這一來，西洋各國都聽命，當和回國時，各派遣使臣，跟着和到中國來朝貢。成祖大喜，不久又派和放洋，從此來朝貢的國家便益發多了。

綜計鄭和自永樂三年至宣宗宣德八年間，先後航海七次，走過四十多國，南到爪哇，西到紅海，西南到非洲的東岸，過海上生活達三十年之久。擒過三個酋長，第一個便是三佛齊的酋長陳祖義。祖義劫掠貨物，頗爲商旅所苦。和遣使去招諭他。祖義假意投降，實則暗謀邀劫和的財物。事洩，和率兵攻祖義，祖義大敗，被和兵所擄。第二個便是錫蘭的酋長亞烈，苦奈爾。他設計誘鄭和至國中，要索金帛；一面發兵劫和所乘之船。和知道了，立刻回來，趁他發兵往劫，國內空虛的當兒，親自帶了二千人，攻破其城，把亞烈

苦奈爾和他的妻子臣屬等統統擄了來。錫蘭兵得此消息，中途折回，又被和兵打敗。第三個便是蘇門答臘的僞王子蘇幹刺。因鄭和不曾賜給他金帛，他便率兵擊和，和竭力抵抗，終於打敗了他，追蘇幹刺到南渤利國，將他活捉了回來。

自從鄭和出洋以後，漢族的聲威，因此便遠播於南洋羣島。不但這樣，我國東南濱海各省的人，移殖南洋羣島去的，也一天一天的多了起來；卽和所帶的兵丁水手，也多留居南洋一帶，從事開墾事業；從此許多荒蕪的海島，都漸漸的成爲熱鬧的場所。現在暹羅京城的建築物中，尙有「三保宮祠」以祀鄭和；於此可見後人紀念這位民族英雄拓殖南洋之功一斑了。

于謙

明英宗正統十四年，北方蒙古族的也先，領兵侵略邊疆，宦官王振勸英宗親自出征，不料到了土木地方，吃了一個敗仗，英宗被也先擄去。敗報傳到北京，文武官員都嚇得魂不附體，沒有辦法。兵部侍郎于謙，知道也先想用英宗來要挾中國，就請皇太后命郕王代理帝位，這就是景帝。

景帝即位後，召集羣臣，商議戰守的策劃。有一位姓徐的，主張遷都到南方去，暫避敵鋒。于謙竭力反對，厲聲說道：『誰主張南遷的，便可將他斬首！京師是國家的根本，根本一搖動，國家的大事就算完了。你們不知道宋朝南渡的故事嗎？』景帝聽了于謙的話，很以為是，決定固守京師。但這時京師的精兵，已在土木一仗傷亡盡了，剩餘的老弱殘兵不到十萬人，因此人心非常恐慌。于謙力勸景帝，下緊急命令，調集各處軍隊，星夜集中京師，以資防備。這一來，京師人心稍安，政府中人，亦皆倚謙以為重。謙因此升到兵部尚書之職，毅然以國家的安危當做自己的責任。

果然也先挾着英宗，破紫荆關，一直南下，想攻北京。于謙當卽分遣諸將，率兵二十二萬，出九門外防禦。布置既畢，就將京師城門緊閉，親自上前綫督戰，下令道：『你們上了戰陣，假使做將軍的不顧到兵士，竟先行退卻的，就斬將軍；假使兵士不聽將軍的指揮，先行退卻的，後隊斬前隊。』將士們聽到這樣嚴重的號令，個個堅守陣地，誓死抵禦。

也先此番長驅直入，以爲京師可以立破；一見明兵嚴陣待戰，已覺失望；於是派人來講和，想討點金帛回去。于謙不睬也先，沒法，領兵襲擊德勝門。于謙命石亨預先在空屋中埋着伏兵；另派幾個騎兵去誘也先。也先帶了萬人追來，副總兵范廣發出號礮一聲，那空屋中的伏兵一齊出來圍擊，也先大敗。也先的弟弟孛羅平章，那孩中礮死。也先又率敗兵轉到西直門，都督孫鏜極力抵抗，石亨也派兵來救，也先只得退卻。也先因爲求和不得要領，出戰又不順利，又探聽得明朝四方的援兵將要趕到，恐怕截斷他

的歸路，就挾着英宗從良鄉方面西退。于謙命諸將乘勢追擊，到關而還。

也先既退，政府論功行賞。于謙當然是第一，晉加少保，總督軍務。但于謙不肯受賞，說道：「四方多是戰壘，這是我們做官的極大恥辱，何敢因此邀功受賞呢！」

景泰元年，大同參將許貴上奏說：從北方來了三人，要求朝廷派使臣和也先議和。于謙命他拒絕，並且責備他說：「從前曾派指揮季鐸、岳謙去講和，和議未曾開始，也先兵已入關；後來又派通政王復少卿、趙榮去，也不見上皇（指英宗）於此可知和議之不足恃了。況且我們和也先已結下大仇深恨，終要拚個死活，在理萬不能一和了事。如果同他們講和，他們將肆行無忌，必定要了這樣，又要那樣。要是我們依了他們的要求，真是自己束手待死，不依他們呢，他們就會發生變亂，在勢也不能和他們講和。你們做將士的，懦弱無用，希望講和，那末怎樣能够報國仇呢？如有請和示弱的，

按法嚴辦』從此以後，邊塞將士，個個主張戰守，不敢再說「和議」兩字了。

自英宗被擄，差不多要一年了。中國還是主持有人，戰守有方。也先知道要挾是不中用了，就屢次派人求和，情願送還上皇。明政府才派大臣王直等去迎接英宗回國。

熊廷弼

明朝萬曆時，東北境上的滿洲人，勢漸強盛，開始侵略明的邊境。明政府命遼東經略楊鎬出戰，明軍大敗。滿兵遂乘勝拔開原，下鐵嶺；遼西大震。明政府乃改派熊廷弼爲遼東經略，抵禦滿洲。

廷弼精兵法，有膽量，而且熟悉邊情。他一受委任，當即出發，到了遼陽，從事防禦的工作：如挖掘壕溝，修理城牆，製造軍器，訓練兵士。於是上書政

府，請得兵士十八萬，分布灤陽、清河、撫順、柴河、三岔河等要口，以防敵人入寇。時得以互爲應援；又派精兵爲遊徼，更替出城，擾亂敵人的防地，使敵人疲於應付。他自己往往在嚴寒的雪夜，巡視瀋陽、撫順。總兵賀世賢以爲這些地方都靠近敵營，勸他不可冒險前往；廷弼不聽，所至招集流亡，佈置防務，遼西人心，由是大定。

可是政府中人，不諒解廷弼守邊的深謀遠慮，反說他玩寇誤國，將他免職，代以袁應泰。應泰守邊的策略，當然不及廷弼，所以滿兵一到，瀋陽卽告陷落，應泰死之。接着遼陽又失守，關內大震；於是政府又起用廷弼，而以王化貞爲廣寧巡撫，會同前往防禦。廷弼建議「三方布置策」卽於廣寧地方，厚集騎兵步兵，列壘三岔河上，用以牽制敵人的全力；於天津及登州、萊州等地，各練水兵，分擾遼東半島沿岸；照天津制，增設登萊巡撫。經略駐在山海關，節制三方，以一事權。政府很爲贊成，便命廷弼駐山海關，經略遼

東軍務。

廷弼既至軍，上書政府，主張派遣使臣到朝鮮去，和他聯絡，要求他出兵，連營江上，助我聲勢；又主張發詔書至朝鮮，慰勞遼人之避難於其地者，命他們招募團練，另組一軍，與朝鮮軍一致行動；至於我方派去的使臣，駐在義州，從中控制聯絡，使與登萊方面，聲氣相應。這樣，才可大舉抗敵。政府都聽他照辦。

不料這剛復自用、不諳軍略的王化貞，不肯聽從廷弼的節制。適值明將毛文龍已偷陷了鎮江，化貞以爲有機可乘，當即上書政府，要求發天津、登萊等地的水師二萬，援助文龍；並且要求命廷弼出關進取。可是廷弼抱沈着的態度，不以目前取得一城一砦爲已足，他主張完全布置成功，各方聯絡就緒，然後出關用兵，一舉恢復全遼。所以他反對化貞的建議。但政府中人，昧於關外軍情，拘於黨派私見，偏偏贊成化貞的主張，迫促廷弼出關。

這時廷弼兵士不過數千，而廣寧有兵三萬，盡屬化貞統率。兵部尙書鄒鶴鳴，又剋扣廷弼的軍餉，事事與廷弼爲難。遂使廷弼事權既分，進退兩難，雖上書力爭，終於無效。

廷弼不得已奉命出關，到了右屯，卽派兵士內護廣寧，外扼鎮武、閭陽，勉勵兵士們，竭力保守。但化貞用兵，忽進忽退，虛張聲勢，所有伎倆，都被滿人窺破。滿兵偪西平，化貞盡發廣寧兵出戰，大敗，於是鎮武、閭陽的守兵也潰退。化貞遂放棄廣寧，與廷弼走入關。明政府便下令逮捕化貞，廷弼至京，治以棄城失地之罪。——假使化貞能聽從廷弼的節制，和他同心合作，但不致失地，而且可以恢復全遼；況且放棄廣寧的，又是化貞而非廷弼；總之，禍首罪魁，都是化貞一人。而其結果，這位大有作爲保國衛族的熊廷弼，竟遭殺身之禍，甚至家產都被抄沒；化貞竟得逍遙法外。明季政治之腐敗，可說達於極點了。

袁崇煥

在熊廷弼之後，禦滿洲最有功，而其結果又是同樣不幸的，便是袁崇煥了。崇煥起初跟經略王在晉，出師遼東，屯中前所；後又隨經略孫承宗視察邊疆。他主張駐兵寧遠，以爲關的外保障；承宗便命他駐在寧遠。崇煥安撫人民，訓練軍士，重修寧遠城，使牠高大堅固；於是寧遠成爲關外重鎮，國防要地了。

天啓五年，崇煥與承宗商議結果，於錦州、松山、杏山、右屯及大小凌河各地，建築城牆，派兵駐守。及承宗罷去，繼任者是一個懦怯無謀的高第。第以爲關外必不可守，要將錦州、右屯諸守備完全撤去，移入關內；且欲撤去寧遠、前屯二城的守備。崇煥反對，說：『兵法有進無退。錦右動搖，則寧前震驚；寧前震驚，則關門亦失其保障。』結果，第僅將錦右諸城的守備撤回。這

一來，高第之無能，便被滿人看破。到了第二年，滿洲開國君主努爾哈赤親自率領兵士十三萬人來攻寧遠，以爲可操必勝之權。崇煥便刺血爲書，激勵將士，誓死固守。將士們激於崇煥的忠勇之氣，也一致表示，努力殺敵。崇煥先用清野之計——將城外的所有食物，統統收藏起來——以困滿洲兵；繼用西洋大礮架在城上，轟擊他們。結果，滿洲兵大敗而退；努爾哈赤亦因此羞憤而死。明政府以崇煥守寧遠有功，任他爲遼東巡撫；且因高第無能，代以王之臣。

崇煥上書政府，主張且守且戰，且築且屯；政府答應他。他於是遣將視察錦州、大小凌河一帶，逐漸恢復失地；一方面大興屯田，以屯墾所入，作爲糧餉；一方面遣使到滿洲去，弔賀通訊，以緩其用兵。天啓七年，政府召之臣還，關外事務，盡委崇煥處理。崇煥銳意恢復，滿洲兵第二次來攻寧遠，又被他打退。

可是崇煥爲政府中最有權勢的宦官魏忠賢所忌，竟被召回免職。及莊烈帝卽位，忠賢伏誅。廷臣竭力推薦崇煥，以爲可擔任關外防務。莊烈帝便任崇煥爲兵部尙書，督師薊遼，兼督天津登萊軍務。崇煥奉命而往。這時皮島守將毛文龍蓄兵二萬，專制一方，屢被清兵所敗。崇煥恐防他爲患於將來，遂假閱兵爲名，設計把他擒斬，盡降其衆，編入自己軍隊，因此崇煥軍勢一振。

滿洲因遼西方面崇煥防守嚴密，無從用兵，乃改變方針，自內蒙古越長城而南，攻山海關之後方。崇煥聞警，立刻督飭諸將，到薊州、撫寧、遷安一帶去防堵。這時滿洲兵已越薊州而西，崇煥急引兵入衛京師，駐防於廣渠門外。崇煥這樣的馳驅禦敵，忠心衛國，自以爲有功無罪的了。但是一般人反誣崇煥：說他私通滿洲，使滿洲兵得以深入內地。同時滿洲也用反間計，暗底縱使明朝宦官對莊烈帝說：『崇煥已與我們結有密約了。』莊烈帝信

以爲真，待崇煥入朝，將他拘入獄中；又聽了魏忠賢遺黨的話，將他殺死。滿洲本來最怕的是崇煥，等他一死，便肆無忌憚，屢次侵略進來；遼西防務，更無人能辦理。不過十五年，明朝終於滅亡。

史可法

公元一六四四年即明崇禎十七年，流寇李自成打進北京，莊烈帝自殺於煤山。明將吳三桂向滿清求援。清攝政王多爾袞帶兵入關，趕走了自成，占據了北京。這消息傳到南京，明臣阮大鍼、馬士英利用福王由崧的昏庸，立他爲帝；分江北爲四鎮，派劉澤清、高傑、劉良佐、黃得功分駐其地；忌大學士史可法的剛正，促他出鎮淮揚，並叫他兼督四鎮之師，以防禦清兵的南下。

可法爲人，忠義奮發，聲望素著。他出京的時候，一般士民很想挽留他，

大家喧譁着說：『爲甚麼奪去我們的史公？』可法到了揚州，開禮賢館，招攬四方人才；又向政府請得詔令，慰勞河北、山東的軍民；調解高傑、黃得功的內訌，導以愛國大義，使遵約束。這時北京雖失，而河淮之間，猶屬明朝。可惜南京政府太腐敗了，內則馬阮專恣不法，外則鎮將驕暴逞兵。祇有史可法以一身負中外重望，獨當要衝，提兵往來，聯絡諸鎮，力圖興復；因此最爲清人所畏。多爾袞致書可法，勸他投降清廷；可法復書拒絕，詞嚴義正。是年十一月，可法赴清江浦，遣官屯田開封，爲經略中原的根本。清兵自山東南下，先後攻宿遷、邳州，可法遣將擊退之。

第二年，高傑爲漢奸許定國殺死於睢州，部下大亂。可法馳至徐州，奏請以傑甥李本身及傑子元爵代統其軍。一般鎮將反而上書彈劾可法，說他多管閒事。馬士英也派監軍衛元文經略開歸軍務，以分可法兵權。這一來，可法經略中原的計劃，便無從展布。同時鎮守武昌的左良玉，因與士英

意見不合，率兵東下，來犯南京。士英急命諸鎮將自淮北撤回，防守長江沿岸，以斷左軍東下之路；對於清軍，卻不在意中。於是清軍得以從容渡淮而南，攻陷了通州、如臯、盱眙、泗州各地，勢如破竹。可法火速趕到揚州，泣告士民，誓死固守；一方面檄召各鎮將來援，但竟無一人到來；一方面上書政府告急，但也不見回報。

四月間，清兵大隊開到，把揚州城團團圍住。清將多鐸一連寫了五封信，寄給可法，勸他投降。可法並不拆看，一律投之於火。——表示堅決拒絕之意。清兵攻打益急。可法勉勵士卒，竭力守禦，架大礮於城上，擊傷清兵數千。清兵也用大礮轟擊。不多時，西北角城牆突然陷落，清兵蜂擁而入。可法知大事已去，便持刀自殺，被參將許瑾雙手抱住，氣猶未絕，遂大呼道：『史可法在此！』清兵一聽得可法的聲音，便將他捉住，擁着他去見多鐸。多鐸一見可法，相待如賓，口稱先生，說：『我從前屢次遣使帶信給先生，都被先

生叱回。今先生被執在此，倘能替我收拾江南，我定當重用先生的。」可法大怒，慷慨罵道：「我是天朝重臣，豈肯賣國求榮，苟且偷生，作萬世罪人？可斷，身不可屈。」多鐸說：「你既爲忠臣，索性殺了你，成就你的名節吧！」可法道：「城亡與亡，我意已決，雖將我身劈爲萬段，我也不以爲苦。但揚州全城的生命，生死之權，卽操於你；請求寬大爲懷，萬不可殺。」多鐸不聽。於是這位轟轟烈烈保障江淮的民族英雄，竟和揚州八十萬民衆的生命，同歸於盡，這是何等的悲壯沈痛呀！

可法生平節儉，不貪利祿，每逢政府加他的官，他總是竭力辭謝。年至四十，尙無子嗣，他的夫人要替他納妾，可法不願，說：「國家已到了這樣危急的地步，還要想到兒女子嗎？」他每次讀奏章的時候，聲淚俱下；旁人無不感泣。他死時天氣炎熱，屍體無從辨識，家人以袍笏招魂，葬於揚州梅花嶺下，這就是供後人憑弔的「衣冠墓」。

閻應元

清兵既破揚州，便渡江而南，來攻南京及其他前縣，聲勢浩大。同時清廷下薙髮之令，強迫漢人薙髮結辮，違者殺頭。江南民衆既痛國家之淪亡，復苦異族之壓迫，紛起反抗，各自組織軍隊，保守縣城，一時民氣大振。尤其是江陰縣城，因閻應元的固守，與敵人二十五萬相抗到八十一天之久；城破的時候，全城民衆五六萬人，統統殉難，沒有一個投降的。這種轟轟烈烈的舉動，在同時是很少見到的。

閻應元在明朝末年，做過江陰縣的典史，就住在江陰城外。他在清兵攻城之先，帶了四十個家丁，星夜入城，籌劃抵抗的方法。這時城中的兵，不到一千，糧食又不大充足。應元命每家出男子一人，與兵士合力固守；再向各處捐募金錢、米穀；民衆無不踴躍輸將。因北門關係重要，所以他自己守

北門；其餘東、南、西三門的守備，由新任典史陳明遇等擔任。部署才定，清兵已到了城外，將江陰城圍了數十重，架大礮轟城，城牆裂開。應元命兵士用鐵皮裹了門板，彼此將鐵索聯貫着，當做城牆的表面；再拿了大批空棺木，實以泥土，塞住城牆的裂處，這樣便堅固了。清兵攻北門，北門竟被轟壞。應元命兵士搬運大石頭，再築起來，一夜功夫，就告成功。這時箭很缺乏，應元想出一個計劃：做了許多草人，每人手執一燈竿，立在城頭，兵士伏在城內呼喊，像要打下去的樣子。清兵望見大驚，當即發箭，如雨一般的射來，都中在草人身上。應元命兵士拔下來，仍將這箭去射清兵。又趁晚上，清兵不防備的時候，命兵士到城下去偷攻清營，順風放火。清兵大亂，自相擠死踏死的，有數千之多，只得解圍，退到距城三里地方安置。

應元的朋友劉良佐，本是明朝的將官，這時已投降了清朝，清軍就叫他來勸應元投降。應元責備他說：『我不過是明朝御任的一個小官，尚知

衛國大義。你是明朝的大將，國家待你不薄；既不能保障江淮，反而投降了敵人，爲敵人所利用，還有面孔來見我嗎？」良佐慚愧而退。清兵再縛了兩個明朝的降將，逼他們跪在城下，勸應元投降。應元罵道：「敗軍之將，爲甚麼不死，還要多言去！」清軍見應元態度堅決，再把江陰城圍起來，礮聲日夜不斷。城中的軍械、糧食，一天一天的少下去；陣亡的、餓死的屍體，一天一天的多起來。最後，清軍乘大雨的時候，突然發大礮轟城，全城毀壞，清軍蜂擁而入。應元時在東城敵樓上，執筆在門上大書道：「八十日帶髮效忠，表太祖十七朝人物；十萬人同心殺賊，留大明三百里江山。」寫完，擲筆上馬，帶了兵士，拚命的巷戰，殺死清軍千餘人；終於不敵，被清兵所擒。清將叫他跪，他直立不屈；將他拘禁起來，他大喊：「快快殺了我吧！」遂遇害。

黃道周

公元一六四五年五月，南京爲清兵所破，福王被擄。明禮部尙書黃道周，適在福建原籍，遂擁立明宗室唐王於福州。唐王卽帝位後，任道周爲大學士，參贊機務。道周也是和史可法、閩應元一樣的忠心，以恢復爲己任。

這時鄭芝龍掌握兵權，任用私人，而且暗通清軍，對於防守的策略，完全不理；其餘將領也多抱觀望的態度，不能有所作爲。道周以爲這樣的下去，不但恢復的希望沒有，如果清兵一到，勢必束手待斃。他知道芝龍無出關（指仙霞關）北伐之意，便向唐王陳請：自己情願以大學士的資格去督師，募兵江西，號召羣師。唐王當然答應他。他便帶了九千人，從廣信出衢州，所至安撫民衆，聯絡聲勢，遠近軍民，都響應了他。可惜他到了婺源地方，碰着清兵，一戰而敗，被清兵所擄。他的夫人蔡氏在家得到這個消息，但不悲傷，反而寫信安慰他說：『忠臣有國無家，勿以內顧爲念！』

道周被清兵執至江寧，拘入別室中，他很從容地著作詩文。漢奸洪承

疇慕道周的聲望，派人勸他投降清朝，說：『先生何必這樣的自苦，我（代表洪承疇）可以擔保先生不死。』道周罵道：『洪承疇死了好久，松山之敗，爲國捐軀，先帝曾經追祭他。現在你所說的洪承疇，恐是無賴小人冒名吧！』——原來洪承疇是明末的薊遼總督，被清軍圍困於松山，兵敗降清，頗得清廷之信任。當時明政府還以爲他是陣亡的，莊烈帝因予以追祭。其實道周何嘗不知承疇降清之事，不過這時假裝癡聾，乘機辱罵他一頓，以洩憤懣罷了。

清政府因道周不肯投降，便下令將他殺害。道周臨刑之前，作絕命詞寫在衣帶間。他走到東華門，對行刑者說：『此地與高皇帝（即明太祖）的陵墓相近，你就將我殺死吧！』行刑者從之。

夏完淳

外侮之來，人民對於禦侮衛國的事，只要問應做不應做，不應計較能
做不能做。當滿洲入關，併吞中國的時候，大江以南，智識階級中人，有許多
本着他們強烈的民族意識，不去計較能不能，紛紛號召民兵，起來反抗，如
楊廷麟等，我們上面都說過，此外還有陳子龍、吳易等義師，也都是抱着
這種只問應不應，不問能不能的民兵。我們不及一一細說，姑且將曾經參
加這兩枝民兵的衛國運動，並且因此犧牲性命的一位青年來代表。

這位青年，姓夏，名完淳，字存古，他父親允彝便是因國亡而投水自盡
的一個義士。他從小就很聰明，八歲已能做詩做文，十二歲時便常抵掌而
談邊防國難的情形；十六歲時居然就跟着他先生陳子龍，一同號召民兵，
抵抗滿洲。並且遵守他父親的遺命，將所有的家產，悉數捐作民兵的兵餉。
這枝民兵不久即失敗，子龍死，他又與他岳丈錢旃一同去和吳易謀起兵；
不幸易又失敗，完淳也被滿兵捉獲，解去見大經、略漢、奸洪、承疇。因看

他還是個小孩子，有意要開脫他，說道：『你這小孩子，懂得甚麼反叛不反叛，想是被叛徒擄了去的，你要是肯歸順，我便給你官做。』完淳明知道這人便是洪承疇，故意罵道：『你纔是個老叛徒，我是大明的忠臣，何嘗是反叛；而且我常聽見人家說起我大明的忠臣洪大經，略在關外和滿軍血戰的偉績，名滿中外，我年雖小，很想不讓他專美。』那時旁邊站着的將士就向他說道：『上面坐的便是洪大經略呀！』完淳又罵道：『胡說！洪大經略早就爲國犧牲，我大明皇帝曾經特頒御祭七壇，我大明的忠臣也無不痛哭流淚的哀悼他，這是人人知道的事實。這老叛徒是何等樣人，敢冒他的大名來污辱他！』說完，更指着承疇的面痛罵了一頓。承疇給他罵得面紅耳赤，坐立不安。這時他岳丈錢旃不聲不響，有點恐懼的樣兒，完淳又回頭對錢公說道：『我們是衛國男兒，既到此，死便死，怕甚麼！』於是翁婿兩人便同時遇害。他起事不到一年就敗，死時年齡還祇十六歲。

他雖是個小孩子，但這樣轟轟烈烈爲捍禦國家而死，所以他的敵人也很尊敬他，還送他一個諡法，叫做夏節愍公。

瞿式耜

唐王敗沒後，明兵部侍郎瞿式耜等擁立桂王由榔於肇慶，桂王任式耜爲東閣大學士。清軍破肇慶，逼梧州，巡撫曹曩投降了清軍，大學士丁魁楚等又皆棄王而逃。桂王不得已遷至桂林。這時在王左右的，祇有式耜一人。式耜以恢復明朝爲己任，桂王頗倚以爲重。桂王以清軍進迫不已，要退到全州去。式耜以爲桂林形勢扼要，很可以守，因竭力勸諫，大意是說：『半年之內，已遷移到三四次；軍心民心，無不惶惑。我們退一步，敵人必進一步；我們離開此地，早一日，敵人進來也早一日。去而不守，無異拱手奉送敵人。』桂王不聽。於是式耜請求自己留守桂林，以拒清軍。桂王答應了。

這時廣西州縣多被清軍攻陷，桂林已在「四面楚歌」之中了。一班官吏大都逃避。只有式耜與通判鄭國藩等竭力防守。清兵來攻桂林，以數十騎突入文昌門，走上城樓，下瞰式耜的辦公處。式耜立刻遣將焦璉抵禦，他自己立身矢石中，指揮作戰，終於將清兵打退。時久雨數月，城牆幾乎傾圮，兵士們面無人色。但式耜督軍固守，與兵士們甘苦共嘗，絲毫不挫其志。餉糈不足，由其夫人邵氏捐手飾以補充之，因此兵士皆無叛志。式耜而且乘清軍東去的機會，遣將進復平樂、陽朔、梧州等地，廣西全省幾乎復爲明有。桂王得此捷報，大爲歡喜，遂封式耜爲臨桂伯。

不多時，桂王爲部將郝永忠所逼，西走南寧。桂林城內外的財物，也被永忠大掠而去。幸賴式耜安撫遠近，鎮定民心。清兵偵知桂林有變，又來偷攻。式耜竭力抗拒，又將清兵打退。於是請桂王還桂林，以便進規湖南。桂王不聽。

式耜身雖在桂林，其心未嘗不在南寧，政治有關，必上疏規諫。可惜不久，保守湖南的何騰蛟敗沒，桂王左右的人，還是樹黨相攻。順治七年，清兵破全州，圍桂林，諸將皆逃去，城中幾無一兵。式耜知大勢已去，端坐府中。旁人勸他上馬速走。式耜不聽，和總督張同敞飲酒達旦，遂被清兵所執，到了靖江，見清將孔有德。有德問道：『誰是瞿閣部先生？』式耜答道：『我就是。』城既陷落，但求一死。有德就勸他投降。式耜正色道：『天朝大臣，豈肯爲汝供職？』有德遂將他倆拘入別室。式耜與同敞隔屋賦詩，互相倡和，凡四十餘日，卒被殺害。

式耜既死，廣西完全失陷，桂王雖輾轉逃避，已至窮途末路，最後逃入緬甸，爲吳三桂所捕殺。

鄭成功 張煌言

鄭成功本是一個南京太學生，讀書有大志，後跟着他的父親芝龍入閩，同在唐王那裏做官。芝龍暗通清兵，早存賣國求榮之意；成功竭力反對。及唐王敗滅，芝龍和成功商議，預備投降清朝。成功哭諫道：『做父親的，應該以忠義教子，不應教他去做貳臣……』芝龍終究不聽，自去投降清軍。這時福建已爲清軍所佔有，成功無立足之地，便帶了同志數十人，乘二艦入海，募兵於南澳，得數千人。順治四年，成功帶了他們到鼓浪嶼，設明太祖神位，大家定盟，決計恢復明朝。先奪取廈門爲根據地，屢次在福建沿海打敗清兵；而且北攻浙江，南攻廣東的沿海一帶。清廷無法對付他，差人拿了芝龍所寫的信，去招撫他；成功拒絕不受。

成功據廈門後，一般愛國之士，很有投到他那裏去的，鄞縣舉人張煌言便是其中之一。煌言當魯王監國時，曾經起兵抗清；失敗後，奉魯王至廈門，成功很信任他。順治十四年，桂王封成功爲延平郡王，招討大將軍。這時

成功已有兵士十七萬人，縱橫海上，勢力很盛，他便想大舉攻清。順治十六年，乘清軍攻雲貴的機會，與煌言率兵船北上，由崇明駛入長江。清軍在沿江要地早已防備好了；圖山及譚家洲，皆設大礮；金焦二山間，皆橫鐵索於江中。煌言令兵士泗水，截斷鐵索，適值風大潮漲，十七隻兵船乘機上駛，沿江木城都被毀壞。於是破瓜洲，進攻鎮江。駐在江寧蘇常各地的清軍得此警報，都來救援。這時成功兵士上陸的只有二千人，和清軍大戰於楊篷山；結果，清軍大敗，生還的不過十分之一。

鎮江既陷，成功、煌言更率兵船西上，直逼南京，親祭明太祖的孝陵，準備攻南京城。這時成功對煌言說：『蕪湖是上游的門戶，倘南京不能早日克復，則江楚方面的援軍，自然源源而來，那時我們怎能抵當呢？所以要把握蕪湖的要害，預先控制住，使清軍不能東下。這個責任，非公去不可。』煌言遂率部下，由蕪湖進取徽寧諸郡，移檄遠近，激動民衆的愛國心理，使他們

一致起來抗清。各郡民衆紛紛降附；而蘇常淮揚一帶的民衆，也聞風響應，一時東南大震。清政府得到這個消息，決派大軍南下；而清兩江總督郎廷佐，假意差人與成功講和，以緩其用兵。成功相信了，於是按兵儀鳳門外，依山爲營，連亙數里，主張緩攻。不料清巡撫蔣國柱、總兵梁化鳳，突然率軍前來，化鳳尤善於用兵。成功究因兵少，遂被打敗，不得已帶了兵船出長江，攻崇明不克，遂回到廈門去了。同時煌言也因孤軍深入，被自貴州回來的清軍所敗，走入浙江，由錢塘出海。郎廷佐致書給煌言，勸他投降清朝。煌言復書拒絕，詞嚴義正，大意是說：『我從軍保國，立志殺敵，已有十多年了，萬一不成，有死而已。執事也是漢人，理應爲同胞雪恥，恢復明朝。爲甚麼竟背棄祖國，甘心媚外？』

成功雖自江南敗歸，並不稍挫其復國之志，乃別謀根據之地，命其子經守廈門，自己帶了兵船，直駛臺灣，登岸後，驅逐了荷蘭人，把臺灣占據起

來，於是盡力開闢臺灣，使成爲富庶之地；分兵鎮守金門、廈門，以爲臺灣之犄角；又通使於菲律賓，欲藉其得海上之援助。他原想在相當期間，一舉恢復明朝。煌言恐成功苟安一隅，無進取之志，寫信給他，促他到內地去發展。成功不以爲然，因臺灣初定，恐荷蘭人再來，不能爭霸於大陸，決定不放棄臺灣。清廷因成功始終不肯投順，就將芝龍殺死以洩憤；又禁止人民下海，以堅壁清野之計困成功。

到了康熙元年，內地反清的那些民族英雄，都被清軍所平定；中國土地，也完全被清所統一。祇有成功和煌言，孤懸海外，還想與清廷作最後之掙扎。可惜成功竟在這一年死了，接着魯王亦死。煌言十分悲傷，以爲這樣一來，我也無能爲力了；便在懸山鑿構茅屋居住，保持他自己個人的人格，和漢族一綫的光榮。康熙三年，煌言竟被清軍所搜獲，送到寧波；清提督張杰請他喝酒，說：『我待公好久了。』煌言說：『國亡不能救，死有餘罪。我但

求快點死吧！』杰將他送到杭州，總督趙廷臣一見煌言，待以上賓之禮，還想保全他的生命，勸他投降；因他終於不肯，命軍士押赴刑場斬首。煌言臨刑時，態度從容，賦絕命詩三章而死。——現在杭州西湖上的張蒼水祠，便是紀念這位民族英雄張煌言的。

葛雲飛

道光十九年六月，清政府因禁止輸入鴉片，拒絕英人通商，英國遂派艦隊來攻打中國。第二年，英艦自廣東沿海北駛，到了浙江東岸，突然占據了定海。定海是舟山羣島中最大的一個島嶼，爲浙東門戶，形勢扼要。那時定海鎮總兵葛雲飛，因丁憂在紹興原籍。浙江巡撫烏爾恭額當即寫信去召他。——照那時規矩，不論爲官爲民，凡是喪了父母，都應在家守制，不得與聞外事。但雲飛以國事爲重，一奉到命令，立刻動身。雲飛到了鎮海，偵知

英軍中有一個軍師叫做安突得的，爲人狡猾多謀，所至輒圖繪其地的山川險要，以便行軍。雲飛授計給壯士包祖才，將他擒了來。英軍一旦失了指導，於軍事進行上，很受着影響。

到了第二年正月，廣東當局與英人議和。雲飛帶兵到了定海，促英軍退出，以放回安突得爲交換條件。但英軍要求先放回安突得，然後退出。雲飛堅持前議，整軍以待，準備和英軍開戰。英軍見雲飛態度強硬，奈何他不得，只得先行退出，安突得也當然放回。於是雲飛將定海收回，恐英軍再來，嚴密防備。

同年八月，英將樸鼎查帶了兵船二十九隻再犯定海，屢次闖入竹山門、大渠門、小竹山，都被雲飛打退。這時壽春總兵王錫朋、處州總兵鄭國鴻都率軍駐在定海城內；雲飛請他們出城防守。——王軍守曉峯嶺，鄭軍守竹山門；他自己率軍守半塘土城之中，當英軍大隊之衝。英船駛至竹山門，

雲飛命部下用抬礮轟擊，自午至晚，礮聲不絕。英軍不敢上岸，乃走上五奎山。因五奎山的對面便是土城，英軍想由此進攻。雲飛趁他們正在登山的當兒，突開大礮轟擊，斃其酋長一人。於是英軍躲在山後，朝天開礮。雲飛也隔山還擊，英軍不得逞。到了第二天，大霧瀰漫，對面不能見人；英軍以爲有機可乘，便帶了兩隻大船，裝滿火藥，直逼土城。雲飛知道了，暗中用飛礮轟擊。礮火入船，船中火藥一齊爆發，船隻也便燬壞。英軍五六百人，不死於火，便死於水，英人又大敗。

於是英軍改變方針，猛攻曉峯嶺及竹山門。王鄭二總兵拚命抵禦，究因兵力薄弱，卒被陷落。王鄭也同時陣亡。英軍於是專力攻土城。時土城兵祇二百，他處又無兵可借。雲飛原知不能與敵，但事已至此，與其坐而待亡，不如下手爲強。便拿了大刀，向英軍直衝，殺死英軍無數。不料到了竹山之麓，突然被英軍用長刀劈去半個頭面，血流滿身。但雲飛仍舊浴血酣戰，精

神百倍。英軍見他這樣神勇，嚇得紛紛倒退。最後，英軍用火槍大礮圍攻他的一身，結果，雲飛受槍傷至四十餘處之多，又被礮彈打穿胸背間，洞如碗大。到這時，雲飛不得不死了。可是他的屍體，站在竹山門的巖門上，久久矗立不倒，這也可見他的精神還沒有死呢。雲飛既死，定海當然陷落，浙東也不能守，英軍船更北駛，由長江直逼南京。清政府不得已，和英人訂立南京條約。

鴉片戰役中，中國大小將士陣亡的不知多少。但守城之力與陣亡之慘，沒有像雲飛這樣的。無怪道光帝知道後，也替他揮淚呢！

洪秀全

自滿清入關統治中國，專以壓迫和籠絡的政策，對付漢人，使漢人的民族思想漸趨銷滅。但漢人中仍有抱民族思想的，他們假託宗教的信仰，

在下層民衆間組織祕密會社，藉圖恢復漢族的勢力，如三合會、哥老會、白蓮教、上帝教等都是上帝教的創立者，是廣東人洪秀全，也就是清代中葉漢人對滿人作大規模革命運動的領袖。

那時秀全見清室政治的腐敗，官吏的貪污和民生的困苦，隱存革命之志。他參酌基督教教義，創立上帝教，想利用傳教的方法，結合同志。好在他的教義，不論男女尊卑，一律平等，所以入上帝教的人，一天一天的多了起來。他最早的傳教地點，在廣西桂平、武宣二縣的山中；所結交的同志，如楊秀清、蕭朝貴、石達開、韋昌輝、馮雲山等，都是一時的人材。他們都擁護秀全，因此秀全在廣西的潛勢力，日漸滋長。道光末年，廣西大荒，民衆無所得食，相率爲盜。巡撫鄭祖琛，老朽昏庸，一無辦法。秀全趁這機會，便於道光三十年六月，起兵於桂平縣的金田村。——他的兵一律都留長髮，改易衣冠，以恢復漢人固有的習俗，反對滿清政府爲號召，很能激發漢人的同情。第

二年，占領了永安州，建號太平天國。秀全自稱爲天王，封楊秀清爲東王，馮雲山爲南王，蕭朝貴爲西王，韋昌輝爲北王，石達開爲翼王。於是連兵北上，陷湖南，出洞庭湖，直下長江，更沿長江東下，占領了南京，定爲國都。

秀全定都南京後，一方面從事內政的建設和改革；一方面派林鳳祥、胡以冕等各帶了軍隊，分頭向北方及長江上游進取。當時清兵腐敗不堪，屢被太平軍所敗，太平軍頗有統一全國的希望。不料清政府出了一個健將曾國藩，他秉着「尊君」的傳統思想，組成湘軍，抵抗太平軍；更派彭玉麟、曾國荃、李鴻章、左宗棠等，規復江浙皖贛諸省。秀全知大事已去，服毒死，南京隨即陷落，於是這轟動十六年之久的革命政府太平天國，竟告滅亡。

李秀成

李秀成是太平天國的名將。他不但多謀善戰，而且寬大爲懷，不嗜殺

戮；對於政治文學，也都有相當的研究。所以清將曾國藩、李鴻章都很佩服他。鴻章且說：太平軍中的人材，以秀成爲第一。

咸豐三年，秀成從胡以晃圍廬州，因安徽巡撫江忠源的堅守，不能攻下。而清政府派大隊援軍開到廬州城外。以洗頓起恐慌，欲解圍而去；秀成反對，以爲這些援軍，數目雖多，但他們都是客軍，不相統屬，意存觀望。我們不如先把他們打退，然後再攻廬州。以晃便給他新軍萬人，叫他帶了前去。秀成首先馳入敵陣，部下也一致努力，跟着他廝殺。清援軍大潰，死者萬餘人。清總兵玉山爲秀成所斬。秀成遂克廬州；忠源投水自盡。於是以晃入城，置酒大宴諸將，親自替秀成篩酒，對他表示十二分的欽佩；更奏聞南京政府，秀全便授秀成爲殿前指揮的官。

咸豐十年，清將張國樑攻陷九洑州，築堅壘長濠以困南京。時秀成在安徽，對部下說：『清軍精銳，盡萃於南京城外（即江南大營），他們的餉

源在蘇杭。我們不如從間道直搗杭州；杭州危，蘇州亦必震動，那時江南大營必分兵去救。我們乘大營守備虛弱的機會，再去攻大營；大營一破，蘇杭便入我們之手了。」於是率精兵千餘，由安徽攻入杭州；果然清政府派大營一部份兵來救。秀成便放棄杭州，轉軍西向，準備攻江南大營。——大營新舊軍十萬人，每月支餉百萬兩，完全取給於蘇浙；及太平軍入浙，浙省自給不足，扣餉不發，於是大營清軍皆無心戰爭。秀成窺破這一點，聲言將攻蘇常；清大營又派兵去援常州，秀成遂將全部兵士開到南京城外。這時大營清軍只剩一小部份，秀成拚命攻打，國樑也命將士抗拒，相持七日七夜。適值天大風雨，大雪厚至尺餘，天氣驟寒，人多凍死。清兵遂起譁變，向主將索餉無着，大肆劫掠。秀成便乘機攻入大營，大營潰散。國樑頓腳痛哭道：「八年心力，不想敗於李秀成之手。」急招集潰兵，退守丹陽。秀成更率軍追到丹陽。清軍望見秀成的旗幟，大起恐慌，又潰走。國樑大怒，自率親軍出戰。

秀成命力士混入潰兵裏面，狙擊國樑。國樑受傷，投河自殺。秀成遂克丹陽，接着常州、蘇州也被秀成克復。一般百姓都挑了擔子，裝着酒肉，歡迎太平軍。秀成不論官吏及民衆，一律加以撫慰，并且告以民族革命的大義。於是松江、太倉各地，亦先後歸附。

同治元年，南京被湘軍所包圍。第二年，秀成從蘇州轉戰到了南京，因糧食缺乏，勸秀全突圍而出，遷都武漢；秀全不聽。湘軍圍攻益急。同治三年五月，秀全憂憤自殺。秀成恐軍心混亂，祕不宣布，立秀全子福爲天王。湘軍架礮於天保山上，晝夜轟擊，城堞皆壞。秀成率敢死隊還擊，毀其礮壘。湘軍於是改變方針，在城牆腳下掘地道數十處，實以火藥，各燃以火。突然霹靂一聲，城牆崩陷，湘軍如潮水一般的由缺口入城；秀成遂被清軍所執。

國藩時在安慶，聽到秀成被執的消息，立刻動身到南京，親自審訊秀成，天天設宴款待他。秀成在十天之內，記錄太平軍起事本末，作爲口供，凡

數萬言，文氣浩瀚，字體雄渾。記畢，持刀自刎而死。

劉永福

劉永福是太平天國的餘黨。他所領的一支軍隊，叫做黑旗軍，驍勇善戰。太平天國失敗後，永福帶了黑旗軍，寄居在安南北境的勞開。——安南本是中國的藩屬，同治十二年，法國政府藉口安南殺害法人，派了兵艦來攻安南的河內，直至東京三角州。安南政府因自己兵力薄弱，便請永福相幫拒守。永福挺身而起，帶了黑旗軍，保守山西鎮。法將加爾尼伊大舉攻山西，永福竭力抗戰，法軍大敗，加爾尼伊爲黑旗軍所殺。

第二年，安南和法人講和，法人承認安南獨立，使安南與中國脫離關係；法人且在安南境內得了種種權利。永福知道了，大爲悲憤，以爲安南的宗主權原屬於我們中國的，現在名爲獨立，實際已入了法人的勢力範圍。

大好藩屬，無形放棄，這於我們中國的前途大有影響的。他於是親至順化，見安南王，願任驅逐法人之勞。安南王也感到法人勢力之可畏，正在無法對付；一見永福這樣熱心，便和他約定：每年補助他軍費六萬元。永福感激之餘，益努力於保護安南，消滅法人勢力的工作。

光緒九年，法人因永福常常破壞他們在紅河的航運，便欲築壘於紅河上流沿岸，以爲保護。河內總督不允，法將黎威爾遂以礮轟河內。安南王急命永福抗拒。永福率軍至河內，大破法軍，黎威爾陣亡。這個消息，傳到巴黎，法政府大驚，再派波也、孤拔爲大將，帶了軍艦前來。時永福以山西、北寧二城爲根據，竭力防守。孤拔以爲安南政府所依賴的，祇有永福一軍，於是決定由河內攻山西、北寧；同時派兵由海防攻順化，使永福不能兼顧。結果，順化方面，安南政府又與法人議和，訂立順化條約，安南承認爲法保護國；法人始退兵。山西、北寧方面，則因黑旗軍之固守，不能攻下；及順化條約成

立，孤拔帶了大隊法軍，作第二次之猛攻。永福雖督軍力戰，究因缺少後援，卒被陷落。

過了十年，中國和日本開戰，海疆戒嚴。臺灣巡撫唐景崧一向是企慕永福的，這時便請他守臺南。景崧守臺北，及中日和議成立，中國將臺灣割讓給日本，臺灣人反對頗烈，決定臺灣自主，擁立景崧爲總統。日軍來攻，景崧逃去，臺北之地皆失守。於是臺人請求永福爲總統。永福不受，僅許以幫辦的名義，助臺人抗守。日軍窺安平，永福將他們打退。這時因餉糈不足，永福拍電給沿海各省督撫，向他們捐助，但不見回報。於是人心惶恐，土匪乘機蠶起，引日軍深入，臺灣各地多被日軍攻陷。祇有永福力守臺南孤城，抗拒日軍。日本政府所派來的臺灣總督樺山資紀，寫信給永福，勸他放棄臺南，大意是說：『你以一旅孤軍堅守臺南，已有數月，這也對得起臺人了。現在各處都是日軍，你還有甚麼能力？徒傷民命，太不值得。如果你肯離開臺

南，我們定當以重禮送你回去。」可是永福態度強硬，覆書拒絕。日軍遂大隊攻城。永福親自開礮，擊死日軍數十人。雙方相持數日，城中餉糈已到了山窮水盡的窘況，兵士們起而譁變，城遂陷落。日軍蜂擁而入，搜尋永福，竟無着落。——原來有一個德國人，素來佩服永福的人格，當城陷時，立刻將他救出，挾他登輪，送到廈門。

綜觀永福一生事業，幾無一日不在民族革命運動之中：初則以漢人的名義，反抗滿清於國內，不愧爲漢人的民族英雄；繼則以中華民族的立場，助安南人拒法，助臺灣人抗日，這又不愧爲中華民族的英雄。雖事皆失敗，可是他堅苦卓絕的精神和轟轟烈烈的舉動，在當時已足震驚中外了。

馮子材

中法戰役中，還有一位老將軍馮子材，也是很重要的。他在光緒十一

年，奉政府之命，幫辦廣西關外軍務，這時年齡已有七十歲了。那一年，法軍把駐防在諒山的中國軍打敗，占據了諒山，一直打到安南和廣西交界的鎮南關。中國勇將楊玉科戰死，西南大震。子材得此警報，立刻率軍來援，他一到之後，便命兵士築長牆，掘濠溝，以資扼守。關的東西兩嶺間，也各派兵駐防。法軍築礮臺於關外文淵州，準備第二次攻關。子材率軍乘夜間出關，偷攻文淵州，破其二壘。法軍大敗而走。

法軍既敗，會合了從諒山開到的大批援軍，用開花礮、長槍，分三路攻關。礮聲隆隆，震動山谷；槍彈飛至陣前，厚至寸許。子材並不恐怕，勉勵將士們道：『如果給法兵再入關，我們還有面孔去見粵人嗎？』將士們都一致表示，誓死殺敵。於是子材派陳嘉、蔣宗漢當東路，王孝祺當西路，他自己與蘇元春當中路。子材更命令諸將道：『軍士如有後退的，立刻斬首！』法軍猛攻中路，長牆幾乎被他們攻入。子材突然顯出「老當益壯」的本領來，

著了短衣草鞋，持矛大呼，跳出長牆，率二子相華、相榮，與法軍搏戰；兵士們見他這樣勇敢，無不精神百倍，向前廝殺；關外遊勇客民千餘人，見子材親自出陣，也一齊上前助戰；同時東西兩路的我軍，也奮力抵抗。經過兩日的血戰，法軍槍彈已盡；從他處運來的軍火，又被我軍截住；軍中大亂，向後狂奔。子材率軍追趕至二十餘里而還。這一役，法軍陣亡的，會長數十人，兵士千餘人。法軍經此巨創，祇得退保諒山，從此不敢再窺鎮南關了。

過了幾天，子材更督諸軍攻諒山。法軍震於子材的神勇，都不敢抵抗，紛紛退避。於是子材收復諒山，與諸將商議，分兵進規北寧。——子材三次出關，恩威並著，頗得安南人的愛戴。不論關內外的人，如有訴訟，都要請子材替他們裁判，或將敵人的動靜，報告給子材聽，所以近自北寧，遠至西貢，都與子材聲氣相通；這時聽得子材大勝的消息，各各扶老攜幼，熱烈歡迎。由黃廷經招集北寧等處的民衆，組織「忠義五大團」，建立「馮軍」旗

號，情願替馮軍供火食，作嚮導，進剿法軍。子材大喜。

子材既有這樣的毅力，又得安南人這樣的擁護，在相當期間，底定安南，當然是可能的。不料清政府忽然來了一個命令，說是與法人講和，停戰撤兵。——這原因是法人要不過子材，趕快和中國議和。那時在北京的清政府，不明白關外軍情，遽然上了他的當，竟在天津和法人訂立和約，將安南的主權送給法國。子材大爲憤激，但政府命令，不能違抗，祇得退兵回國。

左寶貴

朝鮮在我國東北，一向是我國的藩屬。光緒二十年，朝鮮有內亂，日本便進兵朝鮮，干涉其內政；且乘我方不備，突然攻擊我國駐在牙山的軍隊，中日兩國便宣戰。清政府命左寶貴、葉志超、衛汝貴、馬玉崑等統率各軍，前往救援。

寶貴等到了朝鮮，以平壤負山臨江，形勢扼要，乃利用城內外的地勢，共築二十七壘，分軍駐守。布置尙未完畢，日軍數萬開到。寶貴首先率領部下，奮勇抵抗，日軍敗退。寶貴率軍追趕數里，斬殺日軍千餘人。這時寶貴料得日軍必再攻平壤，要求智超一同出軍助戰；智超不肯。果然日軍總指揮野津道貫帶了大批兵士，分三路攻平壤，聲勢甚銳。寶貴率領部下拒戰，槍礮對施，日夜不休。——寶貴素信回教，驍勇善戰，上陣之先，沐浴身體，宣誓必以死報國。他著了朝衣朝冠，身先士卒，大呼衝鋒。旁人勸他不要這樣裝束，免被敵人注目。寶貴道：「我著了朝衣朝冠出去，無非使部下認識我，這樣才得引起他們殺敵的精神。至於敵人注目與否，我卻不在意中。」

日軍攻打益急，葉衛馬三軍不是逃走，便是敗退。祇有寶貴統率奉軍三營，扼守平壤城北的礮臺，獨當日軍的先鋒大隊。日軍三路遂一致聯合，猛攻左軍。寶貴益勉勵兵士，奮勇抵禦。他自己踞在礮臺上，手燃大礮，向日

軍左右轟擊。突然對面飛來一個礮彈，正打在寶貴胸間，寶貴立刻身死，全軍因之覆滅。

寶貴既陣亡，平壤隨即陷落，朝鮮之地遂不可守，日軍得以渡鴨綠江而西，去攻奉天了。假使志超等能够協助左軍，一致抗敵，平壤未必失守；不但奉天方面可以不受戰禍，即朝鮮亦可保全。當時日軍批評我國的軍隊說：『祇有左寶貴一軍，猶有勇氣；其餘皆等於兒戲。』這可見左軍之敗沒，實中華民族所受到的重大損失，無怪後來戰禍蔓延，幾於不可收拾，以致朝鮮做了第二個安南呢！

聶士成

聶士成是清朝末年的淮軍名將。他在中日戰爭之前，預知東三省必有戰禍，親自到那裏去遊歷，將走過的山川要隘，統統繪圖立說；因此對於

東三省的形勢，無不瞭然。不多時，果然中日戰爭爆發了。士成帶兵前往，因熟悉地勢，屢敗日軍，以功升直隸提督。及中日和議成立，士成撤兵回國，駐在蘆台；旋奉政府之命，訓練北洋武毅軍。士成參用德國兵制，朝夕加以訓練；他自己和兵士們，同在一處吃飯睡眠，沒有甚麼分別；因此很得兵士們的愛戴。經過三年的訓練，武毅軍成績大著，其精銳爲當時北洋諸軍之冠。

光緒二十六年，現在河北地方，發現一種民衆組織，叫做義和團的，揭着「扶清滅洋」的旗幟，一味仇殺外人及基督教徒。政府中守舊派大臣復加以獎勵，引他們到京師來，想利用了他們實行排外，因此激動英美意法德奧日俄八國的公憤。他們以保護使館爲名，各派了兵艦，從大沽口攻入天津，進逼北京；沿途搜殺義和團，這樁事在歷史上叫做「八國聯軍」。士成對於義和團的舉動，大不贊成。他看到外人勢力侵入中國，當然是疾首痛心的；但他不主張盲目的、無意識的排外。他在這個時候，一方面

搜殺義和團，免得外人有所藉口；一方面抵抗聯軍，免得外人得寸進尺；安內禦外，費煞苦心。天津既被聯軍圍攻，士成便留軍士十營守蘆台，派十營保護鐵路，自己帶了五千人赴津，先後克復陳家溝、武庫、跑馬廠、八里台、紫竹林諸地。聯軍大隊前來；士成兵士欲稍退卻。士成立在橋上，手拿短刀，對他們說：『今日是殺身報國的機會；雖死，不能過橋一步！』兵士們奮勇抵禦，無不以一當百。結果，聯軍大敗，死傷甚衆。

聯軍見聶軍勇猛，不易取勝，便施用很毒的手段，放射氯氣礮。——氯氣是化學中最毒的藥品，人觸其氣，百步之內，無不立死；照國際慣例，是禁止施用的。——這時士成已血戰三日三夜，遍身受槍傷至數十處之多，血肉模糊。聯軍對於他，固然恨入骨髓；政府中人，還不諒解他保國的苦衷，不肯助以兵力及餉械；義和團又處處和他作對，誣他私通聯軍；於是士成做了「衆矢之的」，雖有神出鬼沒的本領，也不免於一死。果然一彈飛來，正

打在士成身上，腹背洞穿，腸胃流出。一說：士成和他所騎的馬，立刻化爲灰燼；這樣死事之慘，誰也當替他痛哭流涕的。

黃興

黃興，是幫助孫中山先生從事革命運動的重要人物。中山先生遊歷國外，將國內革命的事業，大都交給他主持。其中尤以民國前一年即清宣統三年三月二十九日之廣州起事，最爲悲壯偉大，死難的共七十二人；這就是現在黃花岡紀念之由來。

先是三月十日，廣州將軍孚琦，被革命黨人溫生才所刺殺。兩廣總督張鳴岐、廣東水師提督李準，防備革命黨人，因此益嚴。黃興早已在廣州城內外，設立許多秘密機關，積極工作；或聯絡軍隊，或運輸軍火，準備於三月二十九日下午五時，向督署作大規模的攻擊。到了二十九日早晨，興寫了

一封絕筆書，給南洋同志，其中有『本日馳赴陣地，誓身先士卒，努力殺敵』等語。下午四時，興對部下同志演說，慷慨激昂，將槍彈符號等分配給他們。到了預定的時刻，興一聲號令，率敢死隊直撲兩廣督署，一見守大門的衛隊，即迫他們繳械，衛隊不肯，管帶一人當場被敢死隊所殺。興等遂攻入二門，守二門的清兵及大堂衛隊，見興等來勢凶猛，不敢抵抗，紛紛棄槍投降，情願去做引導。興等跟了他們，直入署內，搜尋鳴岐不得，便回到東轅門。適值李準的親兵大隊開到，興等迎頭痛擊。結果，敢死隊死傷數人，興自己且傷及左手，斷了二個手指，血流如注；但他毫不覺得痛苦，猶指揮部下作戰，且戰且走。

黃興等要殺開一條血路，可是一重重的清兵，把他們裹在中間。興像發狂一般的，握着刀向四周衝殺，清兵四散奔避。敢死隊便跟着他刀尖所指的地方殺出去。但是另外一批清兵，又擁上來，將他們衝散了。興被裹在

這邊，依舊死戰，終於殺出了重圍；敢死隊被裹到那一邊去，因此死傷的，被擄的，又不在少數。

事雖失敗，但黃興的革命精神，並不因此稍餒。而革命黨人，也因廣州方面不易得手，便注重武漢。是年八月十九日即陽曆十月十日，革命黨聯絡新軍起事，佔領武昌，又克復了漢口、漢陽，聲勢浩大。清政府派大軍南下。黃興被推爲民軍總司令，與清軍相持於武漢，竭力抗戰。及各省先後響應獨立，清政府派代表與民軍議和。於是由滿清統治了二百六十八年的中國，這時才重歸漢族之手，這是何等的榮幸呀！

陳其美

陳其美是一個極純潔極勇敢的革命家。當他少年時，在上海習商業，曾邀集友人，創立學社，以研究科學爲名，暗中聯絡有才識的同志，作革命

運動的準備。光緒三十二年，爲研究軍事起見，赴日本留學，加入同盟會，所交同志尤多。三十四年回國，遊歷京津一帶，視察北方形勢。他鑒於長江一帶的革命運動，日見擴大，不能不有統一的機關，因與宋教仁、范鴻仙等組織中部同盟會於上海，以統籌長江全部的規劃。同時他感到言論宣傳的重要，更創辦中國日報，民聲叢報於上海，作爲鼓吹革命的言論機關，使全國民衆，對於革命運動，有深切的認識。

自黃興在廣州起事失敗，其美竭力經營長江：一方面計劃上海的革命運動；一方面與兩湖同志，切實聯絡。不久，武昌民軍起義，清政府派大兵南下，打算一舉撲滅武漢的革命軍，革命軍屢爲所敗，武漢局面緊張。其美立刻回到上海，於九月十三日，委託高子白、楊譜笙督率同志，攻高昌廟的製造局。局中駐軍，一部份雖贊成革命，一部份還表示反對，因此一時不能攻下。其美遂請各同志，暫停進攻，欲自進製造局，向反抗的軍隊開導。各同

志都以爲這是很冒險的舉動，勸他不可前往。其美不聽，毅然直入。果然他到了製造局，被駐軍扣留，用鐵索將他鎖於柱上。各同志得此消息，益加猛攻，第二天，終於將製造局攻破；其美因此得釋。

製造局占領後，各同志在小東門海防廳開大會，討論獨立後的辦法，公舉其美爲滬軍都督。其美就職後，即促吳淞海軍獨立，以增加革命軍的實力；同時又收復郵政總局及電報局；上海局面，由此大定。接着，浙江蘇州鎮江先後宣布獨立，各省響應革命軍的，也就越加踴躍了。祇有南京方面，因江南提督張勳的堅守，仍然擁護清室。其美乃聯絡蘇浙鎮粵等軍隊，合攻南京。設立總兵站，一切籌備餉械，調運舟車，多仰給於上海。其美服務其間，晝夜不休，如是者二十餘日，才將南京攻下。這一來，長江千里，聯爲一氣，革命軍的形勢，才見鞏固。及孫中山先生從海外回到上海，其美與各省代表商議，共推中山先生爲臨時大總統，主持大計。南京臨時政府遂告成立。

武昌起事以來，各省雖有響應的，可是關係不見十分重要。因為那時清軍與民軍相持於漢口一帶，民軍屢敗，各省仍多抱觀望的態度。如無上海的光復，來作武昌的聲援，則清軍必將藉戰勝的餘威，沿江東下，這樣革命軍勢力必受重大的挫折；滿清政府或再延長若干年的命運，亦未可知。又如上海雖已光復，倘南京尚在張勳之手，則長江上下游聲氣不通，於革命軍勢力之進展，亦不無影響。尤其是上海，為世界著名大埠，又為全國輿論的中心。自從上海落於革命軍之手，上海的報紙遂充滿了革命的空氣，全國人民因此益傾心於革命軍方面。所以上海的光復，關係於中華民國的成立，是很重大的，這都當歸功於其美一人。——無怪我們一到上海西門口，總可以看到巍峨地矗立着陳英士先生（即其美）的紀念塔哩。